
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

第一輯

龔鵬程 主編

第 7 冊

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（下）

陳清俊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(下)／陳清俊 著 — 初版 — 台北縣永和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7〔民96〕

目 4+182 面：17×24 公分（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；第7冊）

ISBN-13：978-986-7128-92-8（全套：精裝）

ISBN-13：978-986-7128-76-8（精裝）

1. 中國詩－歷史－唐（618-907） 2. 中國詩－評論

820.9104

96003201

ISBN - 9867128768



古典詩歌研究彙刊

第一輯 第七冊

ISBN：978-986-7128-76-8

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(下)

作 者 陳清俊

主 編 龔鵬程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電子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初 版 2007 年 3 月

定 價 第一輯 2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28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



目錄

上 冊

第一章 緒 論	1
第一節 研究旨趣、範圍、與方法	1
壹、研究旨趣與相關文獻檢討	1
貳、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	5
第二節 時間與空間的涵義	8
壹、時間意涵的探討	8
貳、空間意涵的探討	14
第三節 盛唐的社會背景與時空意識	16
壹、科舉制度與從政理想	16
貳、漫遊、行卷、與宦遊	20
參、對外戰爭與安史之亂	22
第四節 盛唐思想背景與時空意識	25
壹、儒釋道三教的抗衡與調和	25
貳、儒家的時空觀念	27
參、道家的時空觀念	30
肆、佛家的時空觀念	32
第二章 盛唐詩中時間感懷的主要內涵	37
第一節 季節推移的感懷	39
壹、引 言	39
貳、季節感懷詩的歷史考察	41
參、季節的感懷與時間意識	45
肆、季節詩中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	53
第二節 登臨懷古的詠歎	60
壹、引 言	60
貳、登臨懷古詩的歷史考察	62
參、懷古的情感與時間意識	66
肆、懷古詩中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	84
第三節 生死流轉的關懷	89
壹、引 言	89
貳、生死關懷詩的歷史考察	90
參、生死的關懷與時間意識	96
肆、傷逝詩中表徵時間意識的意象	104
結 語	108
第三章 盛唐詩中空間感懷的主要內涵	111
第一節 故園的緬懷	112

壹、引 言	112
貳、鄉愁詩的歷史考察	114
參、故園的緬懷與空間意識	117
肆、鄉愁詩中表徵空間意識的意象	134
第二節 京華的戀慕	141
壹、引 言	141
貳、懷京詩的歷史考察	142
參、京華的戀慕與空間意識	146
肆、懷京詩中表徵空間意識的意象	159
第三節 邊塞的征逐	166
壹、引 言	166
貳、邊塞詩的歷史考察	171
參、邊塞詩中觸發空間意識的因素	175
肆、邊塞的征逐與空間意識	182
結 語	193

下 冊

第四章 盛唐詩中時空憂患的消解與超越	195
第一節 把酒尋歡忘懷得失	196
壹、引 言	196
貳、舉杯銷愁是寬心解憂的妙方	198
參、開懷暢飲是及時行樂的寫照	202
肆、陶然而醉是契入至道的媒介	205
第二節 寄情山水回歸本真	209
壹、引 言	209
貳、進退出處的抉擇	212
參、塵心俗慮的沈澱	216
肆、生命永恆的歸宿	220
第三節 服食遊仙追求長生	226
壹、引 言	226
貳、追求長生超越死亡的威脅	229
參、遨遊名山寄託遊仙的情懷	233
肆、馳騁想像慰藉心靈的苦悶	237
第四節 參禪學道出離世間	241
壹、引 言	241
貳、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	244
參、白法調狂象安禪制毒龍	247

肆、大千入毫髮世界法身中	252
第五節 寄意詩章陶寫憂思	256
壹、引 言	256
貳、抒發情感宣洩積鬱	259
參、超越時空遊心無限	263
肆、名留千古期求不朽	267
結 語	271
第五章 盛唐詩中時空的描寫與時空觀念	273
第一節 時間描寫的特質與時間觀念	274
壹、引 言	274
貳、遷化流逝的時間特質	275
參、崇古尚遠的歷史意識	281
肆、循環恆常的天道觀念	289
第二節 空間描寫的特質與空間觀念	295
壹、引 言	295
貳、虛實相生的空間結構	296
參、吐納乾坤的宇宙意識	305
肆、物我相親的天人觀念	316
第三節 時間與空間的融合	324
壹、引 言	324
貳、時間的空間化傾向	325
參、空間的時間化傾向	331
肆、時空與自我的合一	340
結 語	346
第六章 結 論	347
第一節 時空意識對盛唐詩的意義	347
壹、抒情泉源的作用	347
貳、情感內涵的深化	348
參、思維層次的提升	349
肆、盛唐氣象的開拓	349
第二節 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的價值	350
壹、掌握詩歌情貌的關鍵	350
貳、詮釋文學現象的線索	351
參、探索民族心靈的門徑	351
參考書目	355
附錄：盛唐詩大事年表	365

第四章 盛唐詩中時空憂患的消解與超越

如前所論，天地間的動植飛潛，其生命莫不受時間的範限與支配，只是人爲萬物之靈，多了一分自覺的能力，是故能覺察到一己生命的時間性。因此，面對生命短暫、時間無情的事實，詩人的感嘆總是不容自己，對永恆的渴慕也益發殷切。由四時日月的推遷，詩人惋惜良辰美景的難留；由歷代古跡的傾頹，詩人體悟到歷史的虛幻；由生死流轉的大痛，詩人感受到生命的無憑；總之，在一切變幻無常的現象中，詩人咀嚼著人生無常的苦澀，心如鐘錘，擺盪在有限與無限兩極之間，爲時間對生命的範限，而耿耿難安、感慨憂傷。

至於詩人的空間意識，無論是飄泊異鄉對故園的思念，或是遠離京華對長安的嚮慕，抑或是身處邊塞，征服異域與回歸家國的矛盾，就其根源意義而言，乃是人生歸宿的尋求。然而由於理想和政治現實間的差距，詩人一再詠歎著不當其位，或者無所歸屬的悲歌。人生無根蒂的存在感受，其背後隱含著儒家學說對知識分子的期許，以及通往理想之路的崎嶇難行。

然而，抑鬱痛苦、惆悵憂傷，終究不是人情之所願，因此，當背負著深沈的時空憂患，詩人固然不乏一往無悔的精神，但是偶而亦不免要遁入他方，以尋求時空憂患的消解與超越。歸納盛唐詩人詩中所述，其消解之道約有如下數端：

第一節 把酒尋歡忘懷得失

壹、引言

中國是一個講究飲食之美的民族，而飲酒自古即是飲食文化中重要的一環。上自祭祀天地鬼神，下至婚冠喜慶，可謂無酒不足以成禮。而由文學史上的記載可知，飲酒更和文人的生活、情感，乃至詩文創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以中國文學史中第一部詩歌總集《詩經》而論，其中涉及酒、飲酒的作品即有四十八首之多，可見詩人與酒的結緣實是源遠流長。唯《詩經》的酒詩，大都分布在〈雅〉、〈頌〉之中，故其內容洋溢著王公貴族守禮節飲的意識〔註1〕。《詩三百》之後，漢末的〈古詩十九首〉中，飲酒已脫離了儒家禮教的規範，而成爲亂世兒女及時行樂的表徵。〈十九首〉的詩人普遍存在著生命危脆、人壽不永的時間憂患，於是「斗酒相娛」遂成爲忘憂的良方了。其後魏晉名士以縱酒佯狂逃避政治的迫害，解脫名教的束縛，竹林七賢相互標榜、唱和，使能酒善飲成爲名士的光榮標幟。《世說新語·任誕篇》王孝伯云：「但使常得無事，痛飲酒，熟讀〈離騷〉，便可成名士。」其中雖不無微詞，但亦可見名士風流是和詩酒緊密結合的。

然而，若要推舉中國第一個以酒聞名的大詩人，阮籍、嵇康恐怕亦不得不禮讓陶淵明了。陶詩中以飲酒爲題者，包括〈連雨獨飲〉、〈飲酒二十首〉、〈止酒〉、〈述酒〉等二十餘篇，其他詩篇提到飲酒之事者，如〈停雲〉、〈時運〉等，不勝枚舉，故後人乃有「陶淵明詩篇篇有酒」〔註2〕之說。在〈五柳先生傳〉中，淵明自稱「性嗜酒」；〈歸去來兮辭并序〉中，他指出「公田之利，足以爲酒」是他求爲彭澤令的理由

〔註1〕參見劉揚忠《詩與酒》第二章，頁33。劉先生認爲，《詩經》中酒詩多集中於〈雅〉、〈頌〉，應和酒的製造、生產尚未普及，故源於民間的〈國風〉自然較缺乏「酒香」。

〔註2〕梁昭明太子蕭統於《陶淵明集·序》嘗云：「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，吾觀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爲跡者也。」

之一。快樂的時候他喝酒，所謂：「揮茲一觴，陶然自樂」（〈時運并序〉）；憂傷的時候他也借酒忘憂，所謂：「中觴縱遙情，忘彼千載憂」（〈遊斜川并序〉）；甚至我們可以說他是無日不飲，無時不飲，在〈止酒〉篇他說：「平生不止酒，止酒情無喜。暮止不安寢，晨止不能起」，凡此皆可見飲酒已經融入他的生活，乃至生命之中。對他而言「酒已從客觀外在之物完全轉化為心靈內在之物，……酒不但成為詩人抒情遣興的重要手段，更成為詩人心態情志的某種特定象徵〔註3〕。」換言之，陶淵明不僅是一個偉大的詩人，還是一個深諳酒中三昧的飲者，正因為他樹立了詩酒相親的典範，後世的詩人無不以能飲善飲自矜自喜。

入唐以後，由於大唐帝國經濟的富裕，社會的開放，飲酒的風尚便在經濟社會條件的配合下，更加蓬勃地發展起來。詩人或顧影獨酌，或聚飲為樂。酒席之間，或以酒令助興，或以歌伎侑酒。長安城中，無論豪華風雅的酒樓，抑或是別具風情的胡姬酒肆，都有詩人流連的足跡；至若幽雅怡人的私家林園，更依四時節令而有不同的文會酒會。杜甫筆下的飲中八仙：賀知章、李璡、李適之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張旭、和焦遂，便是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孕育出來的。當然八仙只是盛唐「飲君子」的代表，事實上盛唐詩人可以說沒有不能飲酒的。已入酒仙之籍的太白不論，岑參、高適的邊塞生活，不能無酒，乃至以「奉儒守官」自任的杜甫，「茹素唸佛」的王維，詩中亦時有酒氣。詩人的生活既和酒有不解之緣，當其窮愁憂患之際，飲酒作樂遂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了。

東坡〈洞庭春色〉認為美酒「應呼釣詩鉤，亦號掃愁帚」，這兩句千古傳誦的妙喻，點出了詩人偏愛美酒的原因。由於篇幅與主題的限制，對於飲酒與創作間的微妙牽繫，在此不擬討論；以下將僅就酒所以號為「掃愁帚」而立論。

〔註3〕同註1，頁246。

貳、舉杯銷愁是寬心解憂的妙方

對於詩人而言，酒最大的功用不在於口腹的快適滿足，而在於它能消解心頭的煩憂。曹操〈短歌行〉開宗明義道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。」可見以酒祛除人生苦短所滋生的煩憂，實是其來有自的傳統。

然而，酒所以能遣愁卻悶，乃在於它能激發詩人的豪情，故能抖落種種陰霾的心境。當詩人酒酣耳熱，逸興遄飛之際，「整個情緒系統得到自然釋放而不受任何世俗的約束與限制，甚至對平時畏懼的那些帝王公侯也可以不予理睬，情感的迫力支持著詩人的主體意志。可以使李白『天子呼來不上船』，『一醉累月輕王侯』，可以使孟浩然『醉月頻中聖，迷花不事君』，亦可使張旭『三杯草聖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』〔註4〕。」這也正是曹植〈酒賦〉中所說，酒能使「質者成文，剛者成仁，卑者忘賤，寡者忘貧。」亦即當酒力在血脈中澎湃醞酵，平素受到禮法壓抑、委屈而不得伸張的真性情，遂鼓蕩噴薄而出；隨著心靈的解放，自有一種笑傲公侯、敝屣榮華的傲骨與狂態。

這分傲骨有時又和俠情相結合。李白詩云：

三盃吐然諾，五嶽倒爲輕。眼花耳熱後，意氣素霓生。……縱死俠骨香，不慚世上英。（〈俠客行〉，卷一六二）

託交從劇孟，買醉入新豐。笑盡一杯酒，殺人都市中。

（〈結客少年場行〉，卷一六三）

所謂「酒是英雄膽」，李白筆下這些英雄俠客，所以能夠重然諾、輕生死，意氣如虹、快意恩仇，正得力於杯酒的相助。酒力的刺激使人的情緒顯得格外高昂亢奮，並帶給人勇氣和力量，也因此，盛唐諸公要常遁入酒國醉鄉了。例如：

還家萬里夢，爲客五更愁。不用開書帙，偏宜上酒樓。

（張謂〈同王徵君湘中有懷〉，卷一九七）

〔註4〕見孟修祥〈論中國古代詩人的詩酒精神〉，《中國古代、近代文學研究》，1994年，第十二期，頁8）。

男兒輾轉徒搔首，入市脫衣且沽酒。……白酒杯中聊
一歌，蒼蠅蒼蠅奈爾何？（馮著〈行路難〉，卷二一五）

客心驚暮序，賓雁下襄州。……且酌東籬酒，聊祛南
國愁。（杜甫〈九日登梓州城〉，卷二三四）

由這三首詩可見，無論是為客萬里的鄉愁，世路崎嶇的無奈，抑或是旅雁南翔、時序入秋的驚懼，都有待於飲酒來紓解。興來時，與三五好友歡飲達旦，不醉無歸；落拓時則獨自典衣沽酒，以慰窮愁；或者把酒東籬，或者酣飲酒樓，麴蘖之中別有一醉人的天地，可以流連忘返，遣愁散憂。

再看以下的篇章：

浮埃起四遠，遊子彌不歡。依然宿扶風，沽酒聊自寬。

（王昌齡〈代扶風主人答〉，卷一四〇）

窮愁千萬端，美酒三百杯。……所以知酒聖，酒酣心
自開。（李白〈月下獨酌四首·其四〉，卷一八二）

客淚題書落，鄉愁對酒寬。先憑報親友，後月到長安。

（岑參〈送韋侍御先歸京〉，卷二〇〇）

百壺且試開懷抱，……急觴為緩憂心擣。少年努力縱
談笑，看我形容已枯槁。（杜甫〈薛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〉，卷二
一七）

所謂的時間意識，原是一種生命的醒覺，亦即主體生命清晰而又深刻地覺察到時間的不可拒、不可留，而就在時間無聲的流淌中，現在走入過去，新聞變成歷史，少年換了白頭，乃至終成古丘。而空間意識則是人離開家鄉、故國，永遠在流浪，永遠在追尋的飄泊感；縱使回到故園、京師，在短暫的安定後，心仍是無法安頓，或許正如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所謂的「異鄉人」的情懷吧！所以說，和時空意識並生的是一種無以名之，而又蒼涼悲愴的感受，姑且就稱之為時空憂患。

當時空憂患襲上心頭，詩人不免要茫然若失，或竟憂心如結了。此時心境低迷，思緒糾結纏繞，乃至鑽入死胡同之中，找不到出路，看不見未來，又如被禁閉在黑暗的牢籠裡，見不到廣大的天地。這時

酒為疲憊的心靈，滿佈創傷的生命，重新注入活力，酣飲所帶來的豪氣意興，振奮了詩人低迷的心情。而有時，酒以另一種方式安慰愁眉不展、憂心如擣的墨客騷人。淺酌後的微醺能使精神逐漸鬆弛，時空意識所造成的緊張、警醒的狀態，遂得以稍稍緩解。

在上引的篇章中，「寬」、「緩」、「開」等字眼，正動態地說明：在酒的作用下，憂愁苦悶的心靈終能由狹隘而寬廣，由急切而舒緩，或由閉鎖而趨於開放。飲酒足以消解時空憂患的論點，由此可得到明證。

學者認為陶淵明詩中酒是和田園、山水、松、菊、琴、與詩一起發揮作用的〔註5〕。在李白的酒詩中亦常有他物相隨：

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唯願當歌對酒時，月光長照金樽裡。（〈把酒問月〉，卷一七九）

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。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……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。（〈月下獨酌四首·其一〉，卷一八三）

東風吹愁來，白髮坐相侵，獨酌勸孤影，閒歌面芳林。……手舞石上月，膝橫花間琴。過此一壺外，悠悠非我心。（〈獨酌〉，卷一八二）

白日照綠草，落花散且飛。……彼物皆有託，吾生獨無依。對此石上月，長醉歌芳菲。（〈春日獨酌二首·其一〉，卷一八二）

處世若大夢，胡為勞其生。所以終日醉，頽然臥前楹。覺來盼庭前，一鳥花間鳴。……浩歌待明月，曲盡已忘情。

（〈春日醉起言志〉，卷一八二）

太白既是詩仙，又是酒仙，照理仙人是逍遙自在、遠離煩憂的；然而，由他的飲酒詩中，我們固然感受到那分干雲的豪氣，與灑脫的風采，但是在杯酒之間，仍可窺見他萬般的窮愁，與生命的苦悶。林繼中〈李

〔註5〕 參見張法《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》，頁205。

白歌詩的悲劇精神》說：「李白的痛苦不是簡單的：懷才不遇，李白的痛苦更多的來自：自我超越。他要超越這壓抑他個性的現世間，卻又不能忘懷他強烈的濟世欲求；他要擺脫那屈己干人的痛苦，卻又跌入：苟無濟世心，獨善亦何益（〈贈韋祕書子春〉）的痛苦之中（註6）。」的確，由以上的酒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生命無所依託的憂愁，以及一種誤落人間，屬於謫仙的、天才的寂寞。然而除此外，時間意識亦恆是太白耿耿難安的生命困局（註7）。白髮相侵的愁緒、浮生若夢的感喟、以及古今如幻的悲哀，宛如蚌中的砂粒，刺激詩人由痛苦之中孕育出一首首珠圓玉潤的詩篇。

在這五首詩裡，花的明媚、清麗，月的皎潔、明亮，令全詩雖有感傷惆悵，卻不黏滯沈鬱；在清冷之中，有一分空靈；在濃郁的詩意裡，蘊含著哲人的玄思；真可說是超世絕塵、風華絕代之作。而酒得花月之助，似乎也盪漾著花香，浮泛著月色。若說其中不免包含著「二分梁甫一分騷（註8）」，但應多了幾分的酒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白的酒詩還常伴隨著歌唱，「當歌」、「對酒」已經自然地結合在一起。酒後，他偶爾也隨興而舞，然而相較之下，唱歌無寧是更頻繁的。「閒歌」、「浩歌」，從側面寫出他酒酣後的心境，閑雅、坦蕩、舒暢，也許仍有些許淡遠的寂寞，但所有的惆悵感傷已經脫然忘懷，所謂「曲盡已忘情」是也。總之花、月、酒、與歌的交織，應是太白把酒遣愁之作的一大特色，也是其飲酒詩引人入勝之處（註9）。

相較於太白花間月下、把酒浩歌的清曠高妙，杜甫的酒詩又是另

〔註6〕文見《文學遺產》，1994年，第六期，頁50。

〔註7〕侯迺慧〈試論李白獨酌詩的時空場景〉，《政大學報》第六十七期），已經論及時空意識、與懷才不遇是太白獨酌詩中感懷之重要主題。本文在此則側重於飲酒與時空意識之消解的關係。

〔註8〕見龔自珍〈雜詩〉。

〔註9〕同註7。該文以為李白獨酌詩最常見的時間背景為春日、夜晚，空間場景則為花與月；而春、夜、花、月所以成為太白獨酌詩的主要時空場景，正是用來烘托、或反襯詩人的心境。

一番情致：

江水東流去，清樽日復斜。異方同宴賞，何處是京華。……狂歌過于勝〔註10〕，得醉即爲家。（〈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〉，卷二二七）

別來頻甲子，倏忽又春華。……世路雖多梗，吾生亦有涯。此身醒復醉，乘興即爲家。（〈春歸〉，卷二二八）

垂白馮唐老，清秋宋玉悲。……多難身何補，無家病不辭。甘從千日醉，未許七哀詩。（〈垂白〉，卷二三〇）

同樣是時空的意識，李白寫來何其虛妙靈動，杜甫又何其真切沈痛，詩仙與詩聖之異同，於此可見一斑。老杜筆下，無論寫傷春悲秋、垂老多病，抑或是世路多梗、流徙無家，都濡染著發自肺腑深處的血淚。他的悲苦窮愁是如此深沈，並非淺斟低唱的詩酒風流所能緩解，於是詩人只有選擇痛飲入醉了。所謂「甘從千日醉，未許七哀詩」，「得醉即爲家」，其實就是以沈醉不醒來逃避清醒時的痛苦，以醉鄉權充故鄉。在〈杜位宅守歲〉中，他甚至以「爛醉是生涯」（卷二二四）自況。由求醉覓醉，而竟至以爛醉爲常事，這樣的陷溺沈淪，其背後隱含的是老杜幾乎要無以負荷，而又不能不負荷的深悲巨痛啊！然而，醉是否真能消解如此的愁？而醉醒之後又如何？醉而醒，醒而復醉，又何有了結？若說李白把酒酣醉之後，遂將愁懷洗淨，杜甫求醉爛醉之中，卻又憑添一段深愁。

參、開懷暢飲是及時行樂的寫照

上文中由借酒消愁的角度立論，此處則將從把酒尋歡的角度來考察。話說酒之爲物，雖只是千萬種飲食中的一項，然而卻深具神奇的效力，故能雅俗共賞、貴賤同歡。酒的香、醇、濃、烈，不但能讓飲者口體快適，還能使人精神酣暢，無論微醺，或者陶醉，都是嗜酒者心靈上莫大的享受。雖然貪杯容易誤事，縱酒難免傷身，但是酒席上

〔註10〕「過于勝」三字，《讀杜心解》、《杜詩鏡詮》皆作「遇形勝」，意較可解。

各色的美酒，精美的酒器，風雅而熱鬧的酒令，醞釀出觥籌交錯、賓主盡歡的氣氛。迷人的酒文化彷彿在在說明，酒是歡樂的表徵。《禮記·樂記》云：「酒食者，所以合歡也」，誠非虛言。

不過在詩文中，飲酒不僅只是單純地代表歡樂，它還是把握現在、及時行樂的象徵。這一層意涵，學者常常追溯到〈古詩十九首〉的「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，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紃與素」(〈驅車上東門〉)；以及「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，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」(〈青青陵上柏〉)。其實還可以上推到《詩經》，〈唐風·山有樞〉說：「山有漆，隰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。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」可見在文學史的源頭，飲酒作樂即是以對治時間憂患的面目出現。既然死亡帶走一切，當死亡被提出來探討、思索，在世時的快樂便顯得格外值得珍惜，於是酒遂進入詩中，成爲詩人對抗生死無常的憑藉了〔註11〕。

盛唐詩人承繼這一傳統的詩篇亦復不少，例如：

太息感悲泉，人往跡未湮。……且盡登臨意，斗酒歡相親。(〈蕭穎士〈過河濱和文學張志尹〉〉，卷一五四)

金石猶銷鑠，風霜無久質。畏落日月後，強歡歌與酒。秋霜不惜人，倏忽侵蒲柳。(李白〈長歌行〉，卷一六五)

今日花正好，昨日花已老。……人生不得長少年，莫惜床頭沽酒錢。(岑參〈蜀葵花歌〉，卷一九九)

且看欲盡花經眼，莫厭傷多酒入脣。……細推物理須行樂，何用浮名絆此身。(杜甫〈曲江二首·其一〉，卷二二五)

不同出身、不同情性的詩人，在生命中的某一個時期，卻不約而同爲時間的流逝，蒲柳的易衰而感傷。再一次印證，時間意識的確是中國詩人最重要的抒情泉源。面對這一課題，自處之道本來可以有許多，

〔註11〕同註5，頁197。張法說：「人必須死作爲一個驚嘆號出現在人們的心中，死之悲作爲最大的悲被突出出來，生之樂就特別值得追求，特別顯得珍貴。在時光飄忽、人生苦短的死之悲的背境下，在對人生之樂的追求裡，酒的位置一下子就重要起來。」

但是「斗酒相歡」自來就是詩人最先考慮的選擇。生死的問題是極其沈重嚴肅的，而飲酒作樂是輕佻庸俗的，兩者之間迥然不能相稱。可是對中國的文人來說，這宛如已是一則公式，當無可奈何之際，便自然趨向固有的解決之道。

飲酒，固然可以作為祛愁除憂的妙方；然而，當它被視為及時行樂的表徵時，它代表的是一種生活型態的選擇，乃至一種價值判斷。

《列子·楊朱》所載的公孫朝、公孫穆的故事，即是最好的例證。朝好酒，穆好色，朝穆認為：「凡生之難遇，而死之易及，以難遇之生，俟易及之死，可孰念哉。……為欲盡一生之歡，窮當年之樂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，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；不遑憂名聲之醜，性命之危也。」這實在是最徹底的享樂主義者的宣言，揚棄所有的禮法、使命，而純任自我感官的享受，以豐富的現世生活和死亡的陰影抗衡。當然，感官的縱恣畢竟有時而窮，一旦腹溢力憊，心又如何安頓？所以，詩人雖亦倡言：「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」（〈古詩十九首·其十五〉），但畢竟只是一種悲慨，或者是一種珍惜現世生命的表白，並非真正沈溺在感官世界中。

其實以飲酒為代表的「及時行樂」的生活取向，其內涵是多姿多采的。唐人本就重視豐富的生活情趣和休閒娛樂，舉凡郊遊、賞花、觀舞、聽樂、品茗、飲酒、狎妓，都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而酒與妓更常相提並論：

林花掃更落，徑草踏還生。……當杯已入手，歌妓莫停聲。（孟浩然〈春中喜王九相尋〉，卷一六〇）

把酒顧美人，請歌邯鄲詞。……平原君安在？科斗生古池。座客三千人，于今知有誰？我輩不作樂，但為後世悲。

（李白〈邯鄲南亭觀妓〉，卷一七九）

謝公自有東山妓，金屏笑坐如花人。今日非昨日，明日還復來。……梁王已去明月在，……莫惜醉臥桃園東。（李白〈攜妓登梁王樓霞山孟氏桃園中〉，卷一七九）

酒與色似乎是焦孟不離的，而「江湖載酒，青樓狎妓，不僅是唐代上

層社會驕奢淫逸生活的具體內容，也是文人士大夫中普遍流行的風氣〔註12〕。」有趣的是，面對美人與醇酒，繁華如夢、歲月如流的感慨，反而隨之而生。在李白的勸酒歌中，同樣看到這種微妙的現象：

六帝沒幽草，深宮冥綠苔。置酒勿復道，歌鐘但相催。

（〈金陵鳳凰臺置酒〉，卷一七九）

古之帝宮苑，今乃人樵蘇。感此勸一觴，願君覆瓢壺。
榮盛當作樂，無令後賢吁。（〈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〉，卷一七九）

昨日朱顏子，今日白髮催。棘生石虎殿，鹿走姑蘇臺。……君若不飲酒，昔人安在哉！（〈對酒〉，卷一八二）

和攜妓詩一樣，這些勸酒詩都是極力描摹帝王將相、王朝偉業的虛幻，突顯出人生不可再的悲哀，而歸結於及時行樂的主題。在此，飲酒觀妓是主，時間憂懼是賓；甚至可以說，人生無常的感嘆只是為飲酒行樂所找出來的堂而皇之的理由。然而，從另一個角度說，詩人所以會如此勸說，豈不說明詩人原就相信，把握當下、及時行樂乃是抗衡時間流逝的最佳選擇。

無待深論，飲酒，或者說及時行樂，並不是真正能讓人安身立命的終極價值或歸宿。從負面看，它容易流於消極、頹廢；但若從正面看，它意謂著：「在擯棄虛名等的前提下，追求實實在在的現實快樂與滿足，使自己在短暫的一生中最大限度地體驗人生的快樂〔註13〕」，那何嘗不代表著對人生、生命的寶愛和珍惜！

肆、陶然而醉是契入至道的媒介

飲酒所以能驅愁遣憂，在於它能激蕩胸中的豪情，鬆弛緊繃的情緒，故能令人擺脫世俗禮法的束縛，從憂患的情境中脫身而出；飲酒所以是及時行樂的表徵，在於它能增添生活的情趣，為倉促的一生帶

〔註12〕見李志慧《唐代文苑風尚》，頁248。

〔註13〕見喬健〈論陶淵明超世不絕俗的積極人生選擇〉，《中國古代、近代文學研究》，1994年第一期，頁145。

來歡樂與笑聲。然而，無論是及時行樂，或是寬心祛愁，就生命的境界而言，究竟不是最高的層次；所以，好飲的詩人每每試圖將飲酒之樂由形而下提升至形而上的境界。明代的醫藥大師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卷二十五中說：「酒，天之美祿也。麴蘖之酒，少飲則和血行氣，壯神禦寒，消愁遣興，……邵堯夫詩云：『美酒飲教微醉後』，此得飲酒之妙，所謂醉中趣，壺中天者也。」其中「醉中趣」、「壺中天」，正點出一種近乎審美活動的美感，以及一種逍遙自得的精神世界。這恰是歷代詩人所嚮往的以酒契道的意境。

以酒契道的關鍵乃是醉與忘，由醉而忘，由忘而與道相冥合。然而，要真正達到這樣的境地，首先必須能淡泊名利，具備灑脫豁達的胸懷：

北登漢家陵，南望長安道。……人生須達命，有酒且長歌。（王昌齡〈長歌行〉，卷一四〇）

皇皇三十載，書劍兩無成。……且樂杯中物，誰論世上名。（孟浩然〈自洛之越〉，卷一六〇）

閉門生白髮，回首憶青春。歲月不相待，交游隨眾人。……舉酒聊自勸，窮通信爾身。（高適〈秋日作〉，卷二一四）

這三首詩其構思的方式和前兩類飲酒詩雷同，或由時空意識引發及時行樂的人生觀，或意欲借酒來澆愁；然而，詩中已有意地將飲酒與一種達觀的思想相結合。對名利、得失、窮通、生死的執著罣礙，可說是世俗之人的通病，也是詩人憂愁悲苦的根源。而「達命」代表對人生、命運的通透了解，以及由了解而產生的隨順天命的態度。王翰的〈古蛾眉怨〉說：「人生百年夜將半，對酒長歌莫長嘆。情知白日不可私，一死一生何足算。」（卷一五六）李白的〈將進酒〉則云：「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願醒。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唯有飲者留其名。」（卷一六二）其中都可見一種忘懷名韁利鎖，超脫生死憂患的自我期許。不過期許終究只是期許，而不是詩人真正達到的人生境界，理上的知，與實證之間，永遠存在著天壤之別。